

續  
古  
文  
辭  
類  
纂

書類一

續古文辭類纂卷八

姚南青復某公

承示方侍講周官辨惑令某以言別其可否以復屬有他事不獲詳讀因略辨所疑並書附納左右惟裁答焉方氏衛經之心可謂至矣然心所不安及前賢疑辨及之者盡委之劉歆之偽竄過也盜固當死以異人異時逋逃不定之案傳致一人而盡弭其獄非良折獄者也周官自孝武時已出平帝元始之間歆勸莽立博士其書布在中外久矣歆不能隱挾而更竄之也鄭興傳周官受學於歆興與子眾康成並存其說不言經有歆之改竄之文也歆頌莽云發得周禮以明殷鑒謂莽行事法周之禮本於周官禮記如井田官制之屬是也公孫祿言歆顛倒五經猶師丹怒歆之欲立古文尙書逸禮左氏春秋耳亦豈云改竄周

官耶。况莽當時未嘗以周官爲律令也。且欲待莽行一事而後岌岌私竄之耶。抑豫卜數年後莽必行是令民必犯是法而先待之也。漢史云莽之居攝非豐歆意莽篡後末年卽亡之兆。其黨與皆知之。而云鑄滅銅人。膺文令武士拔劍提擊高廟。桃湯楮鞭灑屋壁。莽皆附於經而爲之。歆又不明著其事於經。以爲厭勝亡國之鬼神示禍。崇於國中者。當如是。而悉傳於方相庭氏。若蒞氏。壺涿氏。使其事相類。令天下知莽所行一無悖於周官之舊。何其迂曲而鮮通也。媒氏奔者不禁。此士縱其滅禮教者。而愚民自蹈之也。莽之沒鑄錢者入鍾官。易其夫婦。此官酷其罪罰。而民愁恨無聊者也。今云豫設奔者不禁之文。以解易其夫婦之酷罰。此豈近於事實者耶。王爲諸侯。緹繚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或當時有其文。而後脫失。或歆自以儒說和。

之且莽不哀其母歆所附會其意在庶子爲後爲其母認耳又以王禮承莽意抑其母等於諸侯耳麻葛何殊焉何用知此爲歆所增而卽知姝氏之文爲歆所竄入耶除貸之事漢氏行之久矣不必昉周官泉府也莽行十一之法其增賦無明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句稍縣都無過十二悉虛擬而豫增之何哉且九錫之事莽所汲汲者而周官無之九百二人但云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歆在當時何不以所云九錫者竄入而張大之乎莽畏備臣下以宦者領帑藏錢穀並典吏民封事此豈出周官耶竊謂周官之書周之制度存焉中更春秋戰國或儒生述造更竄不一如云出元公手定之書完好如後世剗剗篇籍誰其信之方氏篤好是經往往推高聖人之旨又或索之過深而矯合以就其說皆賢者之過也然所爲周禮

析義遇其至者卓出於前儒之上若此書爲以己意所欲  
芟雉之文而故託於歆之妄竄以杜夷斥經文之咎則可  
謂蔽矣欲辨世人之惑而不知其惑之愈甚也已某白  
朱梅崖上原任福建督學吳公啓

仕琇於辛未歲修稟一封想已達出吏後聞世兄南還謂  
舟行必經夏邑因得披情懔且附言請安及人自京師還  
乃知世兄已於去夏南歸矣仕琇疏悅不任世務蓋久爲  
大賢所知今置非其所徒崇罪愆豈能有所裒益乎加運  
氣益蹇受事之後辦災築隄捕蝗事變遞生困頓滋甚雖  
欲自拔明出處之義以審於德力之所安蓋不可得則徒  
爲頽頹昧心苟安時日以靜聽定命之歸而已民俗旣益  
從而吏以武健相尙則平日所志所言者今皆不可行若  
一順世趨舍而不顧己心之安唯取一切之便又非其守

之所出以故進退無據而去就不自由徒傷惋歎悼於命  
實爲之而已昔歸震川令長興慕爲循吏徒益謗聲究於  
志無所效然後人誦其言推其志蓋無以罪之也今仕琇  
關元鬼瑣豈敢上比震川要其事有相類者亦不能無望  
於後太史公曰使著書幸傳以償前辱雖萬被戮豈有悔  
乎仕琇雖困蹶猶幸待定命之有所歸使得釋然自拔失  
於此而得於彼以卒就其生平之所志者以終不負大賢  
之知蓋有在也然其謬戾不立以辱門牆亦已甚矣言之  
祇益慚愧惟念夫子仁仕琇於無已之心必能哀其志是  
以直陳而無諱焉道路悠遠瞻慕空切伏願養志頤神俾  
門下上永有所倚賴仕琇臨稟不勝眷戀之至

先謙案吳名華孫安徽歙縣人雍正八年進士官翰林  
梅崖樂閒圖序所稱翼堂先生者也

朱梅崖答魯潔非書

潔非足下。足下書辭深得古人所以爲文之意。以馳於是。道柳子所謂方爲蒲梢馱馱者。何可當也。願乃虛中下氣。集善以自益。詠伐木之詩。慨然思求友於四方。此其志又可量耶。過垂聽覽。採及鄙人禮恭言重。當之惶恐。仕瑋早孤。無師友所讀之書。皆自以意得於古人者耳。然外無與相質。終以自廢。又雜以憂患疾病。考試嬉游。交接之累。益不得竟學。比十餘年。出外馳逐。則一二所得者。亦約略耗盡無餘矣。今足下採於少年之近似。而不知比來之荒落。則始之殷然。以來者恐終將廢然。以反也。如之何。少年時頗恨無以發其自得者。及後到京師。見三四名人。各負所得。然反以質諸己。所有者不能無異。願欲與爲同。乃卒不得。深言罷去。益用爲恨。今足下披盛意。以來。值仕瑋耗盡。

荒落之餘誠虛其來之意願繼此而得深言則與向時京師之恨者異也。然則足下或無得於仕琇者而仕琇必將有得於足下也。則仕琇之殷然於足下者殆與足下之來意無異。願足下之知之也。寄詩極佳。乃有文選風致。所示文八篇。輒以意評。次未知是否。今附寄上。因俗冗裁答稍遲。幸勿爲罪。

朱梅崖答鄧副使悔菴書。

去歲臘月底接到執事札一道。仕琇捧讀之下。欣感無任。稱仕琇壅腫棄材。不中尺度。出吏數年。課績無書。罪愆日積。未省所以改之者。昔在京師。附託年誼。陪侍遊從。荷蒙執事念其讀書。略識數字。辱收諸教。誨之未遂。復負寵恃。知屢蹈狂悖。賴執事憐念。不督過之。周旋數年。綢繆彌固。茲復以監司之尊。俯存下吏。忘其垢辱。蓋執事篤故舊恤。



其不及發興枯瘞而慰其衰以自遂其長育人材之意而俾天下聞風者興於仁其託夙昔之歡者遂得厚蒙栽植先天下而受幸如此也近來河務方殷仕者視爲畏途伏祈執事謹持之爲禱屢欲修啓因未審衙門邸報中漏於登載故也二月閒同年桐城張編修至署惠爵秩書一帙乃悉瞭戟臨駐之地遲延之愆尙祈執事鑒宥臨啓無任自菴先生云氣勁而厚措詞亦妙

朱梅崖與林穆菴書

東閩同事得輸其欲言者然所以奪之者已眾矣豈比在京同官時蕩蕩無拘忌屏膺賜彼此寫注一盡哉同署協理河工兌漕失官費約千金臘底喪其冢婦因念來東無斯須之歡而災禍相繼眞爲不知所以裁之者來謁諸生隨生後衷恐生滄海苦楮生爲人稱其爲文薄學恬靜

真有道君子也。然平居家貧衣服容貌不足以悅俗。蓋曾子固所謂合乎古而遺乎今者耶。因思原憲見病於子貢。仲由相詫於巫期。蓋外物之難輕久矣。賢人學士猶不能不以此失志。况下此者乎。故蘇枯噓稿。培植俊茂。使士憔悴而得所託。真仁人君子之責也。願大兄卒其所始者。毋怠毋怠而已。仕琇今年已屆四十。此聖賢制心而不動不惑之時。而庸眾人所爲無聞見惡者也。蓋昔之倜儻非常之士。及夫此年。其功業卓犖。震動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因得自信。列於古賢而無疑。質諸百世而不虧。何者。此一世固非後所得遺也。則何得遺乎。名此一世之人。然則名於此一世。卽其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也。故其所以自信而喜爲無忝所生爲死而不朽。乃不覺日月逾邁之可悲也。故嘗讀孔北海與魏武帝及文帝與朝歌令吳

質書彼其撫時感事慷慨自數其齒其言激壯有足悲者  
彼自計其生得不腐滅然猶不能已於悲也至於揚子雲  
寂寞嚴君平沈冥尤宜侘僚蕩墨乃不自得而時人譏之  
笑而不應終日垂簾市中讀易不輟彼曾不以後世之名  
槩於中是何也迹子雲到長安時已逾四十卽汲汲圖名  
已爲日暮途遠而泊然自守執戟不怨班孟堅曰淵哉若  
人實好斯文觀其作太元法言州箴四賦反廣二騷畔牢  
愁以擬昔賢亦非無意於名者矣然劉歆范滂桓譚侯芭  
之外無能知者豈此數人遂足盡一世之選耶此數人知  
之遂足爲名一世而無問千百庸耳俗目之擾擾耶以名  
於前後千百世之人卽此數人已可自信則真不必如前  
所云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也故君子觀其徒與  
何如而有以審己矣觀徒與不於眾寡於其賢否也賢之

足勝眾故衛靈欲以已當五百乘詩稱人百其身劇孟以  
匹夫而闕吳楚之勝負也今讀唐書元和長慶間人傳如  
曰由此知名又曰弱冠名動四方甚尋常也如曰最先爲  
昌黎韓愈所知則讀者肩軒心肅想見其人其榮多矣是  
豈不以賢之足勝眾耶仕琇自念年已老大一旦出吏其  
勞績隨眾人進退無殊尤可紀其德行學術不能比迹前  
賢有負日月因已之不肖恐爲徒與累更念大兄磊磊自  
將年齒尙縮而識量德守何裕也志氣精魄何長也而學  
術又不雜不污薰然歸於至正此尤難矣故意謂賢之足  
勝眾者大兄是也仕琇以故舊見臭味之親溼燥之就則  
其所爲自恃以不憂夫舉世之簡棄者其在斯乎將所稱  
無聞見惡者庶幾免焉然不徵於己而徵於人斯仕琇所  
爲愧而增懼者也特以誌夫見收於君子之私幸已耳前

在閩中丐作古今文二序將以徵知己之言不傲於後願  
勉之慎之焉又將求善其所自恃故忘愧懼而復冒瀆如  
此也想必存之不鄙而斥焉卒成其幸云耳臨楮神企

先謙案穆菴名明倫廣東始興人與梅崖同年人翰林  
朱梅崖又答李瑞玉書

見來字悉一切姊丈以一身楮柱百世之重今繼嗣未立  
誠可憂也况嫺母太夫人年亦高矣尤不能不以此爲念  
也積德裕後古豈吾欺今猶未驗何也至讀書一節近市  
囂鄙在先高其志務潔其心不以外之間見動吾耳目然  
後有以自置自置者世慮屏而心漸同乎古人也漸同古  
人則必漸異今人漸異今人人必漸怪之懼其怪而徙志  
易心則至古人也無日矣混混焉與世相濁而已如是而  
其文何自而高使其心有以自置則吾心古心也以觀古

人之言猶吾言也然後辨其是非焉察其盈虧焉究其誠  
僞焉判其高下焉如黑白之岐於前矣於是順其節次焉  
遷其訓詁焉沈潛其義蘊焉調合其心氣焉於是則而法  
之役而就之久則自然合之又久則變化生之於是而其  
文之高也如累十之成臺如鶴漸之在天有莫知其所以  
然者所謂自置者志也古人入學先辨志子曰吾十有五  
而志於學孟子亦言尙志故志者學之幹言之本也所謂  
讀書作文之法如此而已至其他各言所得皆枝葉耳非  
其本幹所在今故不以瀆陳也仕琇不善吏擬於明歲歸  
家相見談心當不遠也臨穎神遊

李邁堂曰可與昌黎答李翊書並讀

姚姬傳復汪進士輝祖書。

鼎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

粹坐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  
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  
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  
則志以晦。衆之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  
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  
蒙流俗。訕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  
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  
甬居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愷。惓焉欲  
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  
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眾。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眾。  
足下旣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甬備  
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且古人之文。  
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之傳。待其

幸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否未可知也况  
鼎之不足比古人邪雖然推足下爲母氏之心姑爲文以  
備眾上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犬馬之疾  
今始閒輒作記一首寄請觀之久未報惟諒宥不宣

姚姬傳復張君書

辱書論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駸蹇不明於古  
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  
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  
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情顯雖微君惠  
告僕固愧而仰德久矣僕聞斬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  
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絃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  
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  
擊於秋鱸膾時涸而鮒鮒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



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 清時附羣賢之末三  
 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  
 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 天子啓秘書之館大臣稱其  
 獬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為幸也多矣不幸以  
 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為奏而揚之於 上其幸抑又  
 甚焉士苟獲是幸雖龔贖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  
 振足而起也而况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  
 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為門戶計耶  
 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  
 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眾誠可矣  
 雖皇皇以求得之而不為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可為貪榮  
 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據論微補於國而道不  
 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

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夏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邛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反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干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揀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聖朝之末光有當軸之裝采踊躍鼓枰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願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稚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

振衣而趨，起北望，樞斗而俯，而大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量察焉。

姚姬傳復孔搗約論禘祭書○○○

顛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汨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謂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

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然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固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鵬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濶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之義或繼或絕。或問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則人孰不出於天。何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引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元成之解必至於用繼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逸禮尙有禘於太廟。

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圓丘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  
天而以魯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  
並舉之矣而反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  
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  
至天子承祧至禘而後止何謂泛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  
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  
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  
而以祖配其禮專爲祖設者也重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  
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  
外傳屢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  
同義也當康成注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矣亦謂宗廟之  
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  
注司尊彝有云朝享道享謂禘祫也夫王者先禘之於太

祖皆子孫也子孫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禘謂之朝享王者  
之追遠未有遠於祖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  
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邕難鄭  
君作聖證論斷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  
商周出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  
禘義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啟其萌子邕暢其義後儒所  
不能易已然聖意子邕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  
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而  
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四是  
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雖有太  
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無廟亦非  
如子邕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邕之言大旨善矣後  
有執鄭君以難子邕者皆好爲說而無從善徙義之公心

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用禪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義未著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期異於人，以爲己名者，皆陋儒也。搗紉以爲然乎？罷於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得是而後已。鼂頓首。

姚姬傳復魯絮非書。

桐城姚鼂頓首。絮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一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况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鼂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

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公屨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盤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閒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誥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如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如曲。如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鶴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穆乎其如敷。邈乎其如有思。映乎其如喜。嶽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絪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絪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會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已者之長而時濟之會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富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君中

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雅亦精識數  
語於其閒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耶  
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  
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于萬自愛  
七月朔日  
姚姬傳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曠豁冬間舍  
姪澆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皇之驟  
接於目欣怵不能自已聊識其意於行閒顧猶恐頌歎盛  
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  
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  
見所論爲喜於是益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  
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飛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

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取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圭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

學者之陋且有甚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魏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忠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魏於蓉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魏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宥之

姚姬傳復休甯程南書

慮義氏受河圖而畫八卦禹得洛書而陳九疇是其說本  
出劉歆世人或疑歆言不足憑吾謂莊子有九洛之事其  
言出歆前矣歆說必有受未可非也宋人所得河圖洛書  
傳自道家夫禮失求之野亦不得謂道家所傳必非古聖  
之遺故如歸熙甫輩肆訾宋儒之非者吾未敢以爲然也  
然吾謂有聖人之智然後能見圖書而得卦疇之理苟非  
聖人而推測言之固未必當矣就邵朱之書而決其必合  
於古聖人歟否歟斯非聖人不能定矣非吾末學所敢論  
也且聖人之得於天者有道焉有機焉道則列聖同其傳  
機則聖各異其所取慮義與禹所見者道也而所由悟者  
機也夫易者言道之書也而聖人作易詞取象則亦各因  
其時之機焉文王所由取周公或未及知周公所由取孔  
子或未及知解易而強言其象之所由皆不知道可明而

機不可明之故朱子本義置象不言此朱子識之最卓非  
漢以來諸儒所可及者然則邵朱所傳之圖書卽誠與處  
義禹所見者纖毫無失焉吾亦存之不言可也彼聖人與  
天契者有機焉作易以教天下之理天下所必當知也作  
易始發之機天下所不必知亦不可知也食肉不食馬肝  
未爲不知味吾尊奉朱子而不言圖書意蓋如此今足下  
所著易尤以言圖書爲事此僕平生所不能解者雖承下  
問而無以對焉

魯絮非上朱梅崖先生書

仕驥頓首奉書梅崖先生左右仕驥側聞先生自少以唐  
韓愈氏自况竊謂韓子之人之文千百年一有者也仕驥  
雖不肖亦嘗幼習其辭而志好之矣從而考其軼事則  
又未嘗不歎其好善之勤愛士之切汲汲焉誘掖後進欲

共偕之大道而生其時者若李翱張籍皇甫湜之徒幸得  
大賢者爲之師皆能磨礪浸灌以有成而韓子之道亦益  
以光大俾後之讀其書者感慨欣慕若欲身與其盛也旣  
而聞今世有先生則又未嘗不自幸其生與之同時因不  
自揣量竊欲一竭其駑鈍之才養其根加其膏以庶幾其  
一得就而問焉因以講去其非而存其是雖不敢望李翱  
諸人萬一抑或得所指授俾卒其業不至泯泯沒世而已  
也往年過訪貴鄉諸君子得見令兄筠園先生是時先生  
遠宦山東仕驥賤且少蓋無因而至焉又中無所有不敢  
妄干以書然於先生之徵言篤論則從令兄與諸君子後  
亦旣聞而熟察之矣自是而願見先生之心日益以誠今  
年春復過貴里而先生已退休家居竊不勝驚喜以爲積  
十數年願得一見者今一旦見之將進謁忽自顧翻若

且不敢何者無雄之雌天地不能卵空中之核陰陽不能結夫無其質而妄冀其獲君子所不許以仕驥之不自揣量積十數年嚮往之志然乃力絀於紛紜功墜於偷惰念古之君子將欲致其身於長者之前必有所以自飾爲之先資仕驥於此旣學之未力及其爲之又皆所謂下筆令人慚者雖強顏以進先生不借誘而進之其將何以爲之質也比進見不圖先生竟降以相接語次若重惜仕驥之違其志者懇懇之誠達於面目此由好善之勤愛士之切出於天性而然故雖以仕驥之不肖猶樂爲成就之信乎其眞能以韓子自待者也退益自慶今日之得見先生信爲未易之遇而生平之所願竭其駑鈍者將自今始舊所爲文謹擇其稍可者八篇錄爲一冊古詩一章聊寫鄙誠並冀賜繩削伏惟閱其志而進退之俾處在門下與有聞



焉幸甚惶恐惶恐在驥再拜

姚姬傳云似子固

續古文辭類纂八

書類二

續古文辭類纂九

吳殿麟答金理函書。

曩學使選拔多士僕以下殤于新死未與試議者喟然辱足下賜書垂問度僕必有說意氣肫誠讀之感泣顧敢不吐其愚於知己之側乎昔先王體人哀戚之情而制喪禮知人之痛未有過於父子也故成人之服首列父母殤服首舉子女子子大功焉諸侯無殤服而猶不降適于之殤先王之意可知也顧殤服皆詳下殤子獨不著中殤者何也先王蓋以子有賢不肖下殤去中殤一閒不忍以下殤于之服盡殺中殤也虛其文以聽爲父母之自審而已且夫禮者貴師其意而通之者也考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不從政則在古不應選舉在今不赴有司之試昭昭矣昔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是古人喪子不從

政之驗也。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里，是兄子喪且不宜從政之驗也。宋制總喪不得赴舉，郭稭冒總喪爲同輩所訟，遂殿三舉，其制視古禮尤過之。由此觀之，僕亦非無據矣。或謂國家之律不制殤服，何得援往說以證乎？僕以爲不然。國家雖未著殤服之文，固未有禁殤服之令也。自古師不制服，然漢李膺師事荀淑，淑卒膺爲尙書，自表師喪，明洪武旣除期年奔喪之制，其後御史陳德文乞奔嫁母喪許之，蓋喪禮雖經屢變，而王者終不忍匹夫匹婦之情，所以教天下之慈孝於無已也。僕山中一儒生耳，因喪子偶不與有司之試，豈遽戾於大典哉？僕向無昆弟，先君子棄僕時，僕長子就傅，他鄉煢煢苦塊，中風雨冰雪之晨，疾病之夕，惟此子與僕不相離也。且人之痛其子，惟賢明孝謹之子尤甚耳。僕之子雖不肖，然嘗辱鄉曲神之譽而事

僕又左右無違是以爲父母者但覺其賢不知其不肖也  
足下謂僕之痛何如哉今者渴葬之士未乾言笑之聲容  
未遠而顧汲汲與今進取之士競得失以求一己之榮僕  
心何忍哉昔者子夏哭子喪明曾子責之以其過也若僕  
當學使試士之時子之喪未踰月也以三月不從政之交  
考之僕之是非一言以判矣吁吾聞天下有生相愛而死  
相遺者矣未聞有厚其死而反薄其生者也僕庸陋何足  
道足下志士也他日列百官撫士庶欲求禮教風行彝倫  
雍睦其必自喪禮始與

吳殿麟答曹尙書書。

舅氏程君自京師奉命典試福建予告還鄉具述明公德  
意諭定宜來京師應舉求官聞命之餘感激泣下念先人  
棄養八年明公不忘舊好施及於孤古人之交再見今日

定雖顛蒙敢不奔命如歸以報大賢重勤之德願定於此  
竊有不獲享德於明公者願明公宥其罪俾定獻其愚定  
生十有六年卽違離先妣膝下喪未除先考旋嬰未疾手  
足拘綴不良於行蓋自先妣之亡以逮終先考之喪凡十  
有七年定之荒學甚矣昔司馬子長謂聖人之經當年不  
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揚雄非之以今考之歲踰二  
千賢厯什伯參互推闡無能盡明其閒細者無論矣大義  
之溷鬱未宣外譎未正者殆不可俛指以終然後知子長  
之言至也由此觀之豈失時廢學者所能聞教萬一也邪  
子夏曰學而優則仕以壯大之歲而學之未殖如此明公  
不知也明公知之必謂小子宜假今日之閒彌縫疇昔之  
闕明矣定烏敢不以實聞而遽揚揚奔命哉昔孔子論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未復引詩肆修厥德之辭

結之則知身不立不可以事親事君也定父母已亡雖欲  
孝焉可得哉惟有求言之則於聖人冀此身保仕父母  
之貽母蒙詎不肖以此卒事親之職而已若夫人曾之榮  
有命也學之而成而勤明公之寵攜俾得陪輔未僚薄者  
勞勤明公與有光焉學未成而或隕隊國家之政以玷我  
先人爲明公憂毋乃大乎竊謂小子雖就明公而光昭大  
惠者或不在此而在彼也苟明公骨肉之愛而不獲聞命  
無任慙惶故敢盡布腹心以告明公學優之君子也儻矜  
小子願學之愚賜之訓辭以裨益映畝見聞之不逮則明  
公終繼舊好以貺我小子者至矣敢不拜教

王濱麓曰韻味俱勝作者文每欲上追左晏風調而此  
尤與左氏近集中之上品也

吳殿麟答任幼直先生書

丁酉之冬識先生於廣陵邂逅之交情逾故舊矜我窮屈  
好歎再三昨復辱書過蒙寵念謂今歲將還朝供職願定  
出其文章先生攜而獻之卿大夫好士者之前必有賞歎  
趨常拔而出之深淵者此由先生孜孜進賢故不量定之  
庸鷲而惠恤之執書感涕敢違嘉命雖然竊有說定以頑  
懦之資二十年來疊嘗骨肉憂患六經百氏攻討未遑所  
爲文章空疏舛鄙不足遊巨公盼睐明矣且夫三尺童子  
皆言富貴有命而天下之大無數人知命者知之而仍不  
避水火以求之必其中猶有徬徨莫之能信者在也昔黃  
允以雋才知名或謂之曰子有過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耳  
後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君足矣允聞  
遂黜遣其妻其妻大召親屬慝數允隱惡而去允以此廢  
於時嗚呼毀行求榮不用反廢知命者固如是哉大抵衆

人之知命也亨屯既定眾知之甚且眾悔之君子獨知命於亨屯未定之先故可貴也君子因禮以知樂因古以知今因時以知命觀國家之勢通鬼神之情黃直卿筮易遇困之兌去職隱於幽谷者三年誠知命之君子也定近亦筮得遯之卦辭命之窮灼然可信矣先生雖委曲爲鄙人謀豈能回定當遯之命哉且夫儲石成城而後能嚴出入儲貨成市而後能通往來儲禮義成君子而後能治天下之人之眾羣生以治萬物以昌楊素使謂文中子曰蓋仕乎曰汾水之南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饔鬻彈琴著書不願仕也今定生逢有道非不願仕者願自以齒踰三十學行僅比於中人中夜悲思誠有不知所以進者而易乃幸告定以一言曰遯吾聞君子紆鸞龍之翼於元闕之任養浩然之氣於蓬蒿之中定將考道窮



山順天地之心分先賢之責以自奮也夫六藝富於江河而乃欲積水潦以成其大道德崇於山嶽而乃欲積土石以成其高日月疾如馳亦未知駐足何如矣豈敢復逆命爭名忘其踰分哉夫薦士盛節也定不敢援上而先生願爲之誇耀其文於定亦非有污行也所以吝於獻者則通塞有命之說耳且淮南子不云乎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惑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定之文恥不若莫邪碧盧也苟莫邪碧盧矣百世之後豈無歐冶猗頓其人者何且暮之名爲辱先生寵眷而不獲奉教感借愧集無任惶恐不宣

劉海峰曰八家無是也直當於先秦西漢求之

吳殿麟答鮑生桂星書

頃遵惠書省僕動靜安否情重辭溫增僕遠望僕自足下

北游沈默閤處歎左右益少通敏之才可與之深言文學者以此私恚他無足懷僕八歲入塾誦四子六藝之書慨然願遊春秋之世追陪顏曾閔冉游夏之倫執經杏壇覩聖人之德輝沐浴車服禮器之餘韻又思游南北宋之世借楊游黃蔡諸人立程子朱子之堂飫聞其訓誠已念二者雖不可得然烏知今世不有道德淵純之士聚羣講學可扶翼我者既成童出與鄉閭讀書之子游見其所傾嚮者無非科舉之學眾人一志傳習成風叩以聖賢之道則羣怪以爲狂癡而笑之退而告諸父兄始知講道勸學之風海內衰歇者數十年矣於是愴然內悲太息嚮之所志不度也年旣壯涉歷東越吳楚之交交游日廣以遠見有嗜好三代舊章法物以考訂爲工有慕秦漢以來之詩歌古文以文藻風流相尙私心喜且慕謂此雖非吾學所急

抑亦可備斯道什一之資宜以餘力講明其術也於是或  
師焉或友焉蓋自幼至今同志相導之助莫盛於此時矣  
今者年已五十足不涉四方而四方雄俊之羣舊嘗假館  
於歛者或散或亡不可復合無所慰其意冀得一二秀髦  
後進與之相勸相成而來游者類溺沒於科舉舊習而不  
能爲之展其志拓其才蓋雖考訂辭章之末鮮有能助我  
者况其他乎嗚呼幼志不可遂矣卽壯歲師友相從之歡  
亦渺不可復甚矣歲晚而道益孤也今夫積雲成露積霜  
成雪積溪澗之水成江河何者有所因也騏驥一躍可方  
駑馬十駕然使欲東而西欲南而北則雖騏驥輸駑馬矣  
何者力雖強無策之者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合眾人之賢  
明以羣相誘掖雖中材企及之而有餘竭一己之私智微  
能委曲與道相從雖豪傑有所不足僕之智不逮中人而

偏違歟有志於道譬如深居閤室無人導延乃欲積跬步  
以致千里吾知有畫地以終焉已鄉者僕方穉昧不自度  
德薄才庸奮然以繼魯鄒洛閩之傳自任其志豈小哉歲  
今艾矣而所得者止此思欲畢智盡才責功暮齒而獨學  
之苦反甚於前遇歧途疇能指我哉此所以中夜伏枕太  
息而深以不克成其幼穉之志自悲也足下少而才在門  
牆中最爲篤志於學者因來書念僕勤拳故發憤舉僕今  
昔之恨而一爲足下道之如此

吳殿麟示諸生書。

道學之名不見於經自宋史始立道學之傳以尊濂洛關  
閩諸賢一時從其遊者附非沐仁浴義闢然爲心性之謀  
何其盛也時代日遷陵夷至於有明之季高顧講學東林  
士慕其道學之名而依附之者未免僞君子廁其間矣非

若宋世僞學之禁之誣罔諸賢也夫行而僞焉俗之所以  
不古也然行而僞焉俗猶未盡不古也何則天下尙知道  
學之可貴而崇奉之故羣喜其名而思竊之也至於怵然  
以道學爲戒而相與訕之笑之擠排之則風俗乃頽然不  
可收拾矣夫教化之權未嘗不振於上而草澤之下無  
復有人焉宣 上德意明其道以倡率斯民故俗之敝如  
此也是則昔之君子慮其以好名而託之今之君子虞其  
以被謗而去之吁可畏哉齊邱子曰澗松所以能凌霜者  
藏正氣也美玉所以犯火者畜至精也士生於今苟非毅  
然秉不懼不愠之操吾知破方而就圓毀直而爲曲以求  
免於今之世者相環矣非志願使然蓋有所不獲已也然  
則不居道學之名而卓然蹈道學之實甯非今世豪傑之

士哉

王濱麓曰醇古宕逸

秦小峴答王惕甫書。

累拜書問會僕有仲妹之喪志氣淤傷不能作答是以遲遲以至於今足下書中言監司在今日宜有所敷陳僕權司臬本例得奏事而顧默默不敢進一言者蓋監司之責非臺諫比臺諫責專在言而監司則地方之利害上可達之大府下可告之屬吏不當以一言謝其責至事之闕乎天下之得失者則又自有大臣與臺諫在監司言之恐蹈出位之戒且夫國家數大端綜其要亦曰用人行政而已足下處幽居下無可爲僕爲監司久甲所欲爲亦百不能一施然士君子之於世但求澤之究乎民而不必其出乎已但求賢者之多用於時而不必其已之用今天下豈無其人耶苟有其人太臣必當薦之於天子天子必當

用之於朝廷而澤之下究於民無惑也足下寄到古文辭一冊僕反復誦之其雄直兀昇之槩肖其人而出而敏其中之所藏固非枵然而無物者文如足下求之於當今蓋寡僕竊謂足下之文病在喜於自尊夫文言也吾之道不能自見而藉言以載之其言而果足重敷天下後世必已知而尊吾文者若鶻鶻焉尊已而卑人則其道反有不足於己者矣僕今年以氣逆爲患不能多閱文字然必爲足下一一參酌之僕文無足道特於學術之邪正文章之眞廣民生之利病略能言之而平生師友以逮骨肉之戚皆見於余文或不無可采焉今已刻尙未定卷數目錄急欲就正足下此者翁覃溪先生書來言魯習之歿於京師嗚呼絮非已矣乃又喪習之僕意方今少年中非無才俊之士而華而鮮實類由漸染時習士大夫號稱前輩者又不

能進之以學問。轉從而導之。俾長其浮夸。故器識淺而福命亦薄。習之未知何如。而僕所見者多。此類此繫乎人材者。不小也。草草附復。不宣。

惲子居上陳笠帆按察書。

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書按察大人閣下。曩者故居京師。曾於鹿園檢討處。一識清顏。今奔走於下吏十三年矣。而所至聞數。朝廷君子者。大人必居一焉。自傷卑遠。不得朝夕近左右。以盡其悽悽之忱。及旌節蒞江西。甚然不敢遽請見者。敬之私意。竊以爲漢之陳仲舉。唐之李文饒。使天下爲善者。亟亟然如舉旆於市。以相附。則君子之異於小人。又幾何。是以不敢然。心之望大人知之。與敬之竊自附於知大人。未嘗一日不往復也。今得手教。以爲非流俗之人。而開之以盡言。敬不敢遽爲言。請就江西之日事。



比於夫人之偶言之且卽縣官之可以與其事而敬之所  
及見者言之夫水旱感召之說雜家之所言皆附會也不  
足以取信而儒者又疏闊其言庸迂陳陳相因然於理有  
可信者和則豐戾則凶故或天地之氣先至而人之氣應  
焉是以水旱之氣亂政也或人之氣先動而天地之氣應  
焉是以水旱之政亂氣也今 皇土嘉慶之七年江西之  
旱者南昌瑞州所屬數縣耳其時主議者以爲 皇上愛  
民宜通十府爲緩徵夫歲豐而緩徵民之衣食婚嫁不如  
歲凶之慎也稍溢之則所緩者盡矣至帶徵之歲有司必  
嚴督之故民之財緩徵之時不能有餘帶徵之時必至不  
足且明明豐矣曰吾緩徵戶部之有餘不足不計也倉場  
之有餘不足不計也是故江西之政莫弊於七年之緩徵  
然而且緩徵不足繼之以請糴請糴則米價之貴可上

聞是故請糴者所以飾緩徵也然而且請糴不足繼之以  
臺估臺估則米價之賤不至於土聞是故臺估者所以  
飾請糴也大人以爲和乎戾乎迨至戶部以爲誤會計倉  
場以爲誤支銷朝廷以及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事體  
於是十二年之收歉於七年而勢不得議緩徵矣夫官方  
懲七年之事而以爲宜徵民又狃於七年之事而以爲斷  
不宜徵於是督漕者行令如救火辦漕者設法如轉輪而  
泄泄如故大人以爲和乎戾乎由此觀之敬恐江西之歲  
日惡江西之民日貧江西之政亦日尤不止如今日之事  
勢也方今天下之民情無弗達也其患在於屈意以達民  
情又民情旣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敬請以瑞金一縣  
計之共三十三萬人奸民不安分者千餘人而已其餘皆  
耕耘負販取給足則無他求焉無求達之情也其有匹夫

匹婦之銜恤者可訴之縣縣不允可訴之州訴之院司今  
皇上以大智大仁臨馭宇內有朝叩關而夕得旨者  
何憂其不達耶敬所謂今之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者蓋  
三代以上民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養生者爲善政三  
代以下民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擾之者  
爲善政今部院懼院司之壅民情也而侵府州之權府州  
懼州縣之壅民情也而侵州縣之權於是內而幕中賓客  
外而吏卒皆竊攘而侵所屬之權夫至於如是則告許鑽  
刺之風盛行而奸民之不安分者皆起矣卽如瑞金一縣  
以不安分之干餘人排筭三十三萬人雖不至徧受其毒  
然民之失業者不少矣况告許鑽刺之風盛行則州縣不  
得不設法以調停之院司府州亦不得不縱州縣設法以  
調停之遂使民益駭官益弱卽如萬載之部案以大清

之民居 大清之士爲 大清之士本籍士也棚籍亦士也合考已百年矣然而議讞助之曰分考陳言助之曰分考且有詆訕之辭曰羞與爲伍夫科歲考可分江西鄉試不可分則舉人伍矣禮部會試不可分則進士伍矣而於生員曰羞與爲伍是萬載之生員知廉恥而萬載之舉人進士皆不知廉恥也此不通之說也而萬載之是非悖矣卽如雩都之部案一以爲翁婦之姦不誣一以爲翁婦之姦不實而雩都之是非惑矣卽如樂安之部案一以爲是竊非誣一以爲是誣非竊而樂安之是非惑矣其時當事者或以鍛鍊之法行其調停或以調停之法行其鍛鍊其始蓋由於屈意以達民情故弊不至於此不止也敬所謂民情旣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者耗羨之過加誰不能卽已乎搶竊之匿報誰不知能盡發乎願役之盤踞誰

不知能變法乎募軍之驕情誰不知能改律乎黃次公曰  
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此古今之通論也敬之所欲言者  
無窮也而所言者又未必皆是然而不可以無言也大人  
如不以爲戇且愚則請繼自今日日言之大人以爲可用  
耶不可用耶皆敬之幸也已

張皋文與左仲甫書

前者奉書適苦頭痛言辭草猝懷不能盡凡今天下之患  
在事至而無人任之無人任之者非無人爲之也爲之而  
不足以勝之也凡爲其事者未有不欲人之任之也非其  
人而任之事非以此人爲果足以勝之也知其不足以勝  
之而無勝之者之可以代之故不得已而聽其事之不勝  
也夫用人之道若良賈之息物然陸而資舟水而資車故  
時用物而不匿事之至也而求勝之焉者此其所以無人

也。諺曰：以察之權足以致之，是之謂豫。事凡今之有其權者，皆不足以言此者也。或可與之言，則又不足以察此者也。州縣官之於權，可謂微矣。雖然，事之至而所欲求者，其與有其權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仲甫之於此，有其責矣。其亦知之矣，而識又足以察之。然則有其權者，不足與言可與言者，非仲甫而誰哉？仲甫之官，不足以奔走天下之士。仲甫之財，不足以延攬天下之士。然而望之於仲甫者，以仲甫之自有可用之權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未有一家之人，曠不相接，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未有子孫之才，智僕隸之技，力漫不相悉，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昔者宓子罕單父有兄事者，有父事者，有師事者。今之縣與古之邑大小殊矣。民人戶口不啻十倍，而日無其人者，儻不然歟？今仲甫之於所治，搢紳之士，草野之族，下及吏胥之役，亦嘗

得其可任者歟其有之則吾於仲甫無以復言也如其求之而未得也其未嘗求之也則仲甫之責方今之務未有要於此者也夫鴻毛雖眾不若一翮諾諾盈側不當一士仲甫左右儻有周舍其人者乎其未有也其未嘗求也則仲甫雖盡相識者而汎愛之人人有得於仲甫其無益於仲甫之事可知也方今人才誠不易得仲甫氣夷而見遠富有以辨之大要不汲汲於世俗而近於迂闊者乃爲才耳朋儕中如丁道久者庶幾可以成就惜其奔走衣食恐遂役於塵俗不然則亦可任之一人也惠言於天下事無一能曉不量其愚鄙輒欲以狂言聞於執事執事其亦察之幸甚

先謙案仲甫名輔官至湖南巡撫

陸祁孫與友人書

伴來言所治地僻而土瘠城中居民不及百家大府以足下曾任繁劇才大不可以簡縣屈若以治獄留省中待遷其可足下遂瞻顧不行僕聞之未以爲信何者地僻則官無奔走迎候之勞可專志爲治土瘠則民無騷沓淫蕩之習而教令易行此正宜足下所樂乃自春徂夏猶未上事是非徒有所瞻顧而實自薄之不屑往也果爾則足下之才方今郡守監司不逮什百者何可數計而足下乃浮湛縣令將并薄之不爲耶向在京師見牧令謁吏部出者欣戚之意判然見於顏色叩其故則曰某地官富某地貧訟言而不諱吏習如此可爲深歎豈足下胸中亦有此等計較未能悉化耶抑別有他故望卽裁答毋令久蓄此疑

陳碩士上翁學士書

覃溪學士閣下用光聞古之君子其身處顯位者未嘗不



樂後進之士能嗣續其學以彰國家作人之化古之士其知慕乎道者未嘗不欲見賢僑之君子而祓濯其心以獲尊聞行知之益是故兩漢諸儒往往以一士而與公卿大夫相晉接故其傳經有家法而其事公卿大夫也不嫌於援上伏惟閣下以古學號召天下而好士之忱汲汲如恐不及其所自著布於海內者士莫不饜飮乎道德而想望其丰采矣用光凡材淺識無所比數而曩者當閣下視學江右時嘗辱拔之於稠人之中而獎掖之備至用光因是亦自奮厲而不欲以常士自期待蓋隰桑之詩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儼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其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繇蠻之首章曰繇蠻黃鳥止于邱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用光始者有隰桑詩人之樂既已中心藏之而不能忘而因循惰廢無以成其學雖

仰望閣下之輝光而無因緣以謁於左右以求所謂請益者僻處鄉曲譬黃鳥之止邱阿則又不啻如緜蠻詩人之所傷也作者欲謀應都下之試故求得姬傳先生之書以爲介謁之資會以事牽不果於行伏惟閣下存好士之盛心念用光之意存乎古人之慕道者不待奉贄階下而先教誨之俾得覲乎光明而不至以鄉曲自畫則漢儒傳經之家法不獨頌美於往昔矣抑竊有請者先大父藏書萬卷以教後之子孫大人築樓以貯書而慕大父之遺像將奉祀於樓前旣求得姬傳先生之記而欲書文以入石度海內之書足與先生之文媲美者非閣下莫與屬故命用光踰分以請如閣下念曩者於用光亦嘗辱一日之知也而賜之燕閒而爲之書則所以爲光寵者大人實有深幸焉豈獨用光之感德而已外呈用光雜文四篇如賜觀覽

亦希有以裁之

續古文辭類纂九

書類三

續古文辭類纂十

姚石甫與余小坡書。道光乙巳二月。

昨過雅州又得一夕談承教爲商出處之宜感何可言區區之愚特不欲有所負非有所貪也嘗念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夫婦不言報施若君臣朋友則有視所施爲報者矣大義人人所同施者有殊斯報者愈不可不重古人一言知已感之終身或千金報一飯誠以所入者深也居嘗歎士大夫及世太平爭取通顯一旦有事卽思爲潔身之計何其薄也漢二疏辭官歸里所謂知足不辱者也然其言曰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是其所爲足者不過宦成名立而已不亦鄙乎明儒薛方山非之曰二疏位爲師傅責在輔養太子顧以宦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其自爲謀則得矣如吾君太子何斯言非苛二疏

也君臣大倫不可以欲潔其身而亂之也夫不有身爲貴  
卿三已之不愠者乎又不有身爲小官三黜之不去者乎  
又不有身遭放逐九死未悔者乎如二疏是則此三子者  
豈皆非歟抑此固有兩義當各行其是歟蓋自通籍以來  
三見黜矣前者爲貧欲得微祿養親亦思有所樹立以大  
臣薦遂受 知遇臺灣力守所以報也英夷之獄議和諧  
帥皆欲甘心鎮道以謝夷人賴 上仁明供辭甫上立出  
之獄復予官使避夷入蜀此豈尋常恩遇哉所如不合則  
命爲之非 上意也固不得以此遂忘其大夫臣子用心  
不必求知於君父要當自盡其道孤行其志儻竟不及報  
而復以黜退或衰病也吾心亦可無負矣官有高卑如子  
有長幼子不以長幼異性臣豈以高卑易守哉前日面言  
未盡故卒陳之云爾伯言爲海秋墓誌銘誠佳然似未盡

海秋伊但以文章論耳二人交淺宜不深知瑩道中更作一傳足下以爲何如儻致京師俾知海秋者見之甚善也此間小駐旬日卽出關西行不具

姚石甫復鴈書一兄書

丙午四月

頃自察木多回成都得前冬月書聞青海黑錯寺進兵首輔奏對達都統事因及瑩在臺灣部署之善具徵數奏之美良深歎服某公於瑩意似厚然感之而不敢謝也憶前出獄時某公親詣吾兄告以弟事深致殷勤比有勸往謁謝者而不敢蓋某公尊貴義在國家不容私謝也瑩時未有受職之嫌猶不敢謁謝况今日乎生平不爲詭激而常欲以義自持相國潘公尙書祁公皆十數年前舊識也及有事則不往祁公與有姻故承枉顧答以公在密勿獲咎之人於義不當干謁祁公深然之舊相國蕭山湯公嘗

屬朱榮山大司馬仁和許公嘗屬吾兄皆欲一相見而自  
揆不可冢宰陳公大宗伯祝公總憲魏公倉督楊公皆以  
同年同鄉置酒相召然入蜀後未嘗以一書通問豈不知  
獲咎於諸公以此爲人所深訝哉禮曰君子愛人以德孟  
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士大夫守身當如處子若妄有  
干謁是妄以身事人矣愧無古人高潔之行伏處邱園而  
淨沈外吏數見黜辱已自傷矣然思柳下惠三爲士師陳  
仲弓爲太邱長皆不恥之猶可以古人自解也若無一日  
之故無官守之責奔走顯貴之門則何爲乎張安世王子  
明古之名相也張以引薦之人私謁爲恨王以張師德三  
及其門爲惜蓋古大人鉅公爲國進賢不爲私惠不欲人  
之干謁以示大公其自愛愛人如此豈雖不敏何敢不愛  
其身復不以古大臣之義愛諸公平昔在嘉慶中未仕嘗

見知於山陽汪文端公以爲眾鳥啁啾獨見孤鳳生平知  
已未有如公者也然錢唐一見後卒不復通一書後公大  
用益以自遠有問者瑩答云公之知我以爲賢也若因此  
時時自見則烏在其能賢乎要當勉自樹立俾知我者無  
失言之悔耳豈在尺書通問哉數十年中此心未嘗不如  
一日也故竊欲報諸公之愛莫如以古大臣敬愛諸公而  
不嫌其自爲疏遠也若必以通謁爲敬則作吏三十年所  
事郡守及督撫監司眾矣其閒豈必盡賢哉然而屬長之  
禮未嘗敢闕蓋分有當循而義則有在焉耳都不諸公儻  
見怪問幸以此意白之

周星叔與胡雪帆書

先生倦於訓課謝遣生徒此著書之時也乃者辱見邇授  
以儲英堂彙委之決擇意勤語重僕何敢當僕於古文望



古人而未見者雖然其講之亦有年矣夫抵唐以前之文因乎世世之降至於不古唐以後之文視乎學學之廢殆於不文今之學者弊弊焉從事時文志於售而已至於酬應之作苟以徇人勦說雷同習見不怪愚以古文者古之所謂立言者也有不溺於今之志不囿於今之識然後能心古之心言古之言是故其義可明也其法可求也文猶舟車也舟車可以載金玉亦可以載糞土宋儒講道而薄文是欲以負戴行遠也今足下文規模態度漫漫乎進於古舟既具矣車既攻矣擇其所載者而已矣足下老而好學如遂欲就必傳之業僕無似猶願獻其所聞其大者謹就各篇籤商餘不一一足下鑒其忠告而略其善道幸甚

呂月滄與吳仲倫先生書

往時從惜抱茗柯兩集中識所以稱述先生輒翹想先生

治古文以昌黎韓氏爲幟志而不欲舍繩尺以耀其才嗣  
見江南人誨之莫能詳爲道也月前始得假大著伏而諷  
誦不自意夙所嚮往於古人者並世尙及見之因竊以自  
幸而又自悲璫童年時嘗讀唐宋大家文心獨好之自稍  
長習爲應舉之作求以媚悅於有司則棄置不敢復觀而  
去之日遠及弋取科第入仕途日與應酬文字爲緣又其  
下判削吏牘則去之愈益遠矣浙中僚友僅一李海帆是  
嘗請業於惜抱先生可因以講求爲文之法者然所聞緒  
論無多姚春木亦閒爲誦數一二乃視海帆爲尤希闊也  
先生今日之惜抱僕得侍左右親荷講授庶幾旣衰之年  
猶可希張文昌皇甫持正之承教於昌黎豈非此生之幸  
歟雖然知之而弗爲與不知同爲之而弗竟與不爲同消  
于意之學譬其師令盡去故方然後以禁方予之曰爾方

書非是也彼薄技且然況古今不多傳之文乎璜自願前  
時所爲舉子業若吏牘若應酬文字適有類於涪于之舊  
方顧安得盡忘之勿使撓吾筆而敬以奉教於先生是  
用愀然悲其老大而自分終無與於此事也前致朗岑大令  
書約略言之而意未昭晰賢子過杭既拜大集之貺春木  
出示手書又感先生不鄙璜而垂眷之者甚厚且殷璜於  
此事誠無望矣然僻處嶺表交遊中頗有志乎此他日還  
山得舉所聞先生之訓廣其流傳安必無知而爲爲而竟  
焉者持此以報先生至無俚儻亦先生之所許耶尙遲瞻  
對敢布區區

管巽之與某君書○○○

昨暮得手書倉卒奉答今日讀復札知已采取詩非曷勝  
欣幸然鄙意猶有未盡者不可不言大凡君子小人之分

不出乎義利未有小人而好義未有君子而好利者也今  
之奔走于謁營情財貨者輒曰吾不好利如凍餓何孔子  
不云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已實好利而以凍餓爲辭文過  
孰甚焉或又曰吾不好利如吾父母何孔子不云乎絜菽  
飲水盡其歡之謂孝已實好利而以父母爲辭不孝孰甚  
焉文過不孝此昌黎所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也其  
爲失豈小小者與僕不幸孤露貧賤瀕於餓死者屢矣然  
公卿貴人非致敬盡禮則未嘗往見卽見之亦未嘗妄有  
陳乞非敢倨傲蓋側聞長者之遺風所守在是耳嘗妄謂  
之學問之事固非一途然苟義利不明則雖學如劉歆文  
如揚雄經術如馬融史才如班固詩如謝靈運沈約王筠  
並世而生吾亦不能爲之下又况所長未及數子而汲汲  
以求小利者乎以是自勵遂以是取人足下前書所謂一

言不智旋納鄙諫未至如今所云然恐足下聽吾言而未明吾意以爲吾就彼一事而言則未盡區區直諫之懷也是以懇切陳之

梅伯言上方尙書書。

竊念 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懍懍 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揉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聚潛行突發輒輕入重地驚犯 闕廷賴雷雨助威臣士協力兩日一夜斬殺痛斷 天子爲之震悼下哀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悽慘傷懷奮臂欲起者而餘賊猶盤桓窟穴屠

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  
竄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爲肘腋患哉然賊雖冥頑必有恃  
而敢動今今官吏皆習故態雖小利害至微淺輒袖手委  
重律令不一任勞怨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  
無奇奸人所樂窺而無憚者也今明公奉 天子詔往破  
賊金鼓一動畢投 天討無足慮者然愚以爲要在破崖  
岸用望外之賞罰一切以盡人才爲先鼓衆心爲本誠如  
是推之天下可也况區區之寇然非明公其誰行之亦誰  
爲言之者冬深益寒伏祈自愛以壯三軍之心

梅伯言覆上汪尚書書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輝薄星  
辰聲氣諧韶濩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步而  
蜿蟬迤邐千里始盡不測其氣脈之所終非明公盛德鴻

才達於政治之體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聞於勢分  
之遠邇孰肯爲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卑位自嫌而  
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棄絕之罪於大君子而未離乎  
卑陋之見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爲難在下位則立言  
爲難立者非他通時合變不隨俗爲陳言者是已昔蘇文  
忠說仁宗以有爲諫神宗之興事非更變多而銳氣消也  
所值之時異也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係匈奴知  
文帝所謙讓者在此也苟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雖從  
吾言必不至過而爲患不然則誼者亦晁錯王恢矣豈惟  
賈生書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戒康王  
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  
言豈不爲禍夫言之非其人而爲禍者得其人卽能爲福  
若僞尙書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

堯舜至太甲之不類也而其詞茫茫昧昧惟取寬綽而無  
疵者塗附增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  
之言卽言之其人而不爲禍然未可謂之爲知言也漢哀  
帝底劇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  
刑元帝慈愛恭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斷不明而貢禹所  
陳皆諱所難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爲佞也而豈知  
禹之佞甚於躬哉夫言有託於經而其尊出於口而無弊  
予人主以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益於人國者固  
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會亮嘗持此說以觀古人  
己有所作亦推此意惑於自信謬於自知深恐不應經義  
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輒取近作論事二篇錄呈左  
右惟明公不惜教誨而深裁之

梅伯言上某公書。



人未肅啓歉然於中伏計盛暑就道明公高識遠度必能坦然惟順時節宜加意衛攝爲重天之成就偉人各有意度如陸敬輿李伯紀諸公其困苦冤抑百倍於閭巷之小民而天不爲悔以爲成其名而增重以天下後世之望者與郭令公裴司空之功成名立無以異也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此猶有競心焉若淮南子之言則進乎是矣其操之也若發機其縱之也若委衣此則命無如人何耳不能默默進其歷飭者爲餽伏惟亮察不宣

梅伯言答朱丹木書。

吳紅生寓中一別遂不獲攀送既喜閣下遷擢又以相去益遠爲望今稍近矣未及馳一書爲賀猥先賜存問及薪米之費以爲可進於古使得並心力於所業慚荷慚荷曾亮之文直以無所事事聊自娛悅銷暇日耳以古人期之

非所望也。惟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言。於此  
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  
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  
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  
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  
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  
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樂  
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閣下前任劇邑，治  
悍民不尙黃老，今官督糧道，乃尙黃老，此持權合變者也。  
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附文數篇呈閣，勿以已刊刻  
而忽其疵累焉。幸甚。

梅伯言答吳子序書。

子序同年閣下，兩得手書，並詩文，承起居安吉於荒漠，阻

絕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之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  
姿力強定者不能也會亮因家眷送女南回經營同伴者  
山東行旅多梗今到家未來消息心常懸懸欲使激息思  
慮細研玩文字尙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向於性  
理微妙未嘗窺涉稍知者獨文字耳昔孔氏之門有善言  
德行者有善爲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語之  
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爲言語亦  
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  
文詞之不工哉若宋明人所著語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  
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昨所示文其理之當否無能折衷  
若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  
爲讀古人書求其爲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  
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吾益者寡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

爲維世道防人心也然人心世道久存而不毀者自有在焉雖朱陸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異猶未足爲其輕重也況所辨有下於此者或前人所已辨而不必置辨者愈少味矣疏情之性自適其適故所見如是所示詩清樸以意勝近作一首並往呈覽當覺其詞費耳塞外寒珍攝爲慰朱伯韓答王子壽比部書

去冬獲手教寄來江陵畫像一軸云於祠中摹得朱服修髯神采甚英異琦少時讀明史嘗怪江陵以彼其才輔少主明賞峻罰鞭笞海內有安天下社稷之大功何以論者不稍恕若是旣而讀其遺集然後知江陵所處之難則其用心固宜非流俗所識而琦竊妄爲窺見一二而恨不一見其人也及得足下所遺畫像瞻拜久之又讀所爲閔忠賦掩卷長歎以爲知江陵莫如吾子壽之深則雖舉天下

後世疑且謗而固不害其爲江陵也夫江陵之才大矣後世豈無爲江陵者而卒不敢望江陵非其才之絀也遇也亦非其遇之絀也有其才與遇而忠不足也夫爲宰相者不可無才有其才矣不可無遇而尤不可無忠以濟之彼朝夕謀謨於幃幄之中者恩寵非不隆也倚任非不專也進退天下士非不與聞也然出入唯唯但伺人主意指民日困財日匱遠夷內侵盜賊並起則日時爲之也我無如何也是非有其遇而無其才者乎幸而有其才矣有才而用之矣然一言不合則遽奪之寵一事不臧則旋罹於禍施者未及尺寸叢咎已若邱山則雖有人焉蒙伊呂之術挾管葛之智而非破成格舉一國任之猶訖不得施也况下此者乎而謂無其遇者其可行乎幸而又有其遇矣有其遇宜可以有爲矣顧天下事利害參半有害重利輕有

利鉅害細有關一時一事利害者有關異時利害而憂並  
及其身者利於公而不害於身人固爲之利於公而害於  
身智者或輟不爲就令爲之亦必曰吾受其害猶冀人之  
予我以名而不我謗也至於不予我名而又我謗此至不  
平之事也然智者猶曰謗者一二吾猶爲之謗者千萬雖  
賁育之勇亦必爲之奪氣而輟不爲矣若江陵則不然江  
陵愚忠者也蓋明知其害於身而爲之者也明知害於身  
而利於國又負天下後世之謗而勇爲之者也嗚呼是真  
所謂愚忠者乎是故無江陵之才與遇不可爲江陵有江  
陵之才與遇而無其忠亦不可爲江陵然則江陵其遂無  
訾爾乎江陵之過在於功成而不知止又不能薦達賢相  
以爲之後雖然此不可以責之江陵也有江陵之功名而  
能知止又能樹賢以爲國家長久計其幾於純臣哉畫像

謹裝成軸並如來教書閱忠賦於後琦非知江陵者聊感  
足下之意而附論之

曾滌笙復賀耦庚中丞書

國藩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賜  
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  
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智見明亦耿耿  
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遠鈞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抉剔  
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癰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  
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  
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  
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  
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

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豫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眾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霽。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閤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良峰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雲行已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耶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既聞  
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造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  
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  
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  
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  
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  
三拜之義云書不宜盡伏維垂鑒

曾滌笙致劉孟容書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  
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  
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  
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閒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  
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詞

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  
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  
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  
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  
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  
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  
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  
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  
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  
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  
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  
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  
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

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支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親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于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誤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

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駭焉尤少者尤駭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杜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傳。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揚、金許、辭、胡之傳，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漸漸

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嘗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曰。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者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詰之聲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槩，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射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思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

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雖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續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不行遠乎。孔孟歿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搆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

卷之十一  
四  
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曾滌笙答劉孟容書。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恧。置若此性。木嬾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

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網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



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剴剴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鳴。鴉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負之。鯀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

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  
之分既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  
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  
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  
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  
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  
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而格焉者  
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  
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  
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  
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肯亦謬欲從事於此凡  
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  
請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

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藪。甚盛甚盛。此真國藩所禱祝以求者也。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南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

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作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恙閤室無恙郭大棧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吾兒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曾滌笙復彭麗生書。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助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照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

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  
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  
貪饕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  
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  
痒疥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國藩來此蓋以鄂中  
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  
有補濟則骯髒之性將以方枘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  
鉏鋤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劔一方之莠  
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  
切示諭之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頽敗  
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魄祓濯如山  
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卽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

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聞尙望足下  
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曾滌笙復胡潤之書。

頃奉手示辱承厚賻所以存卹不孝甚周且摯國藩以七  
月廿五在安徽太湖縣途次聞先慈大故自維平日亢心  
矯氣隱隱虛名宜干神譴乃不降災我躬而延禍吾母尤  
用內疚悔憾無窮時以長沙被圍匍匐行於八月廿三  
抵家卽以九月中旬權厝先慈於居室後山尙思另尋善  
地稍竭微忱臘月十三忽奉幫辦團練之命又聞武昌  
淪陷之信義不敢潛身顧私以自鄰於退縮畏死者之所  
爲遂於廿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  
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  
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助亦無日不屢稱台端鴻才偉抱

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并紓桑梓兵後之  
餘慮正月四日石翁忽有權督兩湖之命會垣局勢爲  
之小變今日之急廓清土匪可收實效三。四十年來一種  
風氣凡凶頑醜類槩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  
不知萬事墜壞於冥昧之中浸漬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  
可關弱寬縱又令鼠子鋒起聞台端剷除強暴不遺餘力  
鄙懷欲取爲伐柯之則儻肯授我方略時示成法實爲厚  
幸

曾滌笙復李眉生書。

接手書承詢虛實譬喻異詁等門屬以破格相告若鄙人  
有所祕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  
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  
懷祖段茂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踴躍

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  
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  
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  
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  
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  
人門焉者入其間無人間焉者上門闕實字也下門間則  
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  
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顛衣讀如裔食讀如嗣之  
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  
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與地之瓜步邀笛  
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  
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  
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



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卽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  
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  
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卽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豎  
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  
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  
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  
之大穿名曰賢畏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淵名曰畏峻高也  
虛字也而弓之挂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  
之別爲一類也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  
始明古人止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  
之故爾雅駿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商頌之下  
國駿龐周頌之駿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  
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臄牛百葉

也或作毗或作毗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  
毛傳皆訓爲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祿脆之是  
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  
之無宿諾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義爲喻也史記之宿  
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  
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  
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葬是取  
急就之義爲喻也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  
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詁昔郭景純  
註爾雅近世王伯申著經傳釋詞於眾所易曉者皆指爲  
常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  
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如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爲  
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爲濫書之淫舍楛牛馬左之

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文章淫於性則淫字  
又當訓爲贅皆異詁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  
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  
云黨智也郭注以爲解寤之貌鄉射禮侯黨鄭注以爲黨  
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爲黨所也皆異詁也展訓爲  
舒展此常語也卽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  
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羣幣則展訓爲陳周禮展其  
功緒則展訓爲錄旅獒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  
之展犧牲展鍾展樂器則展又當訓爲察驗皆異詁也此  
國藩講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古人用字不主故常  
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間且如高平曰阜大道  
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  
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爲大四牡孔阜爾穀旣阜火

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下長婦曰冢婦天官曰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辟羊墳首司烜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卽謂之異詁也可可闕下見讀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卽就通鑑異詁之字偶一鈔記或他人視爲常語而已心以爲異則且鈔之或明日視爲常語而今日以爲異亦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卽其他各門亦可觸類而貫徹矣聊述鄙見以答盛意

曾滌笙與朱仲我書

來函具悉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

誠爲確論至謂會意之老形聲之考焯然已知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爲轉注者爲失之贅則竊以爲不可許君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老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履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有虛實兩用如屨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羽獵賦之屨般首則虛用矣舄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魯頌之松桷有舄則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之衣褐周禮之巾車史記之冠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宮室門戶皆實字也而爾雅之大山宮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之無人門焉者漢書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將循履字之例槩以虛者爲本義實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虛者命爲轉注乎曩嘗譏戴段二者以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爲轉

汪以爲何必六書止此一書足矣今來函所述庭訓其病殆亦近之不佞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篤守許氏考老之指以謂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聲部爨部畫部脣部靑部筋部藁部癯部重部老部辰部飲部鹽部弦部酉部皆轉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字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耄等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文而可知屨屐等字之意從履而來藁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囊橐等字之意從藁而來癯字雖省去夢字而可知瘠瘵等字之意從癯而來推之爨爨畫脣

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尙具也其  
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抑又有進者轉注  
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  
聲形聲字也而所屬鹽鹵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歛  
從欠倉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歛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  
至於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  
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醜醜醜醜醜  
醜等字增曰從酒省晶聲從酒省襄聲從酒省壽聲昔聲  
享聲离聲云云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本不僅胚  
胎於酉字實由酒字貫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  
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此說蓄諸鄙心歷有歲年間語朋  
輩疑信參半以生平於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  
來函陳義頗堅輒復貢其膚末以相質證惟希雅鑒

曾滌笙復黃恕皆侍郎書

承來示述及佩蘅兄言倣處儘可施展勿爲人言所撓仰  
荷關垂感甚感甚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  
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凡臣  
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  
近於王敦也凡臣工皆可壹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  
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  
皆害於兩國凶於爾家故弟自庚申忝縮兵符以來夙夜  
祇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近有朱盧穆  
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闕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  
惕懼羅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 朝廷之賞罰例隨人  
言爲轉移雖方寸不盡爲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 國朝  
由翰林起家而謚無文者五人敬求見示鏡丈行述營中



偶爾失之頃寄信至長沙尋求明春當可擬稿特學術荒  
陋不足表章有道耳

曾滌笙復劉霞仙中丞書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釋禮堂記敬悉興居  
康勝勤學不倦所居疑在蓬島之間置身若在周秦以前  
非泊然寡營觀物深窮翫希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  
掣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  
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甚盛甚盛欽企何窮國藩於  
禮經亦嘗粗涉其藩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  
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祫  
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  
疏漏不完較之特性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  
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

專篇細目如威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午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儀獸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歷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未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掣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勅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

失乎三代制禮之意求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斯在廟肅肅如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關雝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識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蘋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強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堦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堂庭淺陋必有龔齋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孳然有富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陳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

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  
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閣下山居  
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  
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  
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儻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  
文章欲追歐陽公輩而與之並而志願有大於此者將決  
然而棄夫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  
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  
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  
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  
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  
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卽叔孫豹所謂立德也  
施之事見之言者卽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

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將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閒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並學之

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  
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又  
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  
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  
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  
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冗蔓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  
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真當努力光陰邁往悔其可追姻丈  
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爲銘章必不足稱  
盛意南屏亦已衰頽共遊衡嶽之說果踐約否筠仙修通  
志之議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憂懷何以自  
遣寒門已嫁四女三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  
愴無涯內人失明之後諸病叢集醫藥相尋家婦亦多病  
次兒於元日得舉一子差爲忻慰賤軀物遣惟目光日蒙

於花鏡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尙如隔煙霧直隸終年亢旱  
去秋未種宿麥今歲夏收失望疆吏對此如坐鍼氈公私  
孑孑都無好懷南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豁  
襟抱也

曾滌笙復吳南屏書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並大  
著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密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  
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  
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渥  
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雜說  
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  
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攬物態  
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

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  
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池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  
數數邁之故編中雖兼眾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與歐陽  
後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  
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達  
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笈  
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搗約論禘祭書贈搗約假  
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  
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夙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  
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  
謫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  
未嘗言鼎獨抉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  
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



類而并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國藩回任江表踰逾  
半年轄境收平雨澤霑足歲事可望豐稔惟是精力日衰  
前發疝氣雖已痊愈目光蒙霧無術挽回吏治兵事均未  
能悉心料理深爲愧悚吾鄉會匪竊發益陽龍陽等城相  
繼被擾此輩遊蕩無業常思逐風塵而得逞湘省年年發  
難勦之而不畏撫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速滅而設有一次  
遷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想殊以爲慮  
曾滌笙復陳虎臣書。

閣下閒居杜門應酬稀簡時從竹如先生考道問業想見  
切磋之樂竹翁恪守程朱因閣下好靜而豫防其流弊持  
論自爲精當尊意以生平得力於靜之一字以爲非此無  
以爲窮理之本不可徵陽明之偏而因噎廢食亦孫甘苦  
有得之言自濂溪揭主靜之旨程朱亦常以靜字垂教持

其遺棄倫物而於靜中別求所謂端倪者或不免誤入歧途若習靜以涵養此心則卽大學所云定靜安慮者又何歧趨之有朱子注中庸首章有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此數語者謂之定靜也可謂之居敬也亦可蓋不善言靜恐入坐照之門善言靜猶是存養之道言豈一端夫各有所當也聖賢之言德行者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已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未流之弊不可不防故虞廷教胄及皋陶九德皆各有相反之字以矯其偏而成其善闕下自守所長而兼采竹翁之言時加惕勵則釋回增美而所詣愈難限量矣國藩量移畿甸已及周期地瘠民貧無可設施重以自夏徂冬終年亢旱于里嗷嗷拯救無術署內醫藥相尋殊少佳趣率二小兒於元旦舉一子少助歡悰年甫六十精力已極

衰憊兩目近益蒙翳雖於老花之上又復加光而看字仍如隔霧衰年無意學殖而披閱文牘均未究心久處劇任殊以不能舉職爲愧

會滌笙復陳右銘太守書。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悵閣下志節嶙嶒器識宏遠又能虛懷取善兼攬眾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虛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點高位頗思避位讓賢葆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閒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止速謗耳大著粗讀

一過駭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  
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  
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  
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  
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  
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  
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卑人之惡文加愼焉一  
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漸必有主峰龍衮九  
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  
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眾斯自然之元氣斯  
又方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  
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  
所謂與相如子美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

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管乎本未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途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艱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磽薄開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曾滌莖與李眉生書。

申夫新刻之聰訓齋語與吳漕帥所刻之庭訓格言不特可以進德可以居業並可以惜福可以養身卻病閣下重

聽之恙已全愈否如尙未愈除酌服補劑外似宜常常看此二書以資辨攝昔年曾與閣下道及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富貴得志之人亦未嘗不擾擾焉沈溺於逆命億數之中惟熟讀聰訓齋語可去此弊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沅弟及兒姪輩茲並以奉助

曾滌笙與王叶庭書。

甥初入京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才華亦浮榮耳不擇交則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爲友暗奉爲師乃借以約束身心之資也

續古文辭類纂十